

穿越死亡

穿越死亡

● 朱秀海 著

中国

出版社

穿越死亡

朱秀海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京)新登字 14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穿越死亡/朱秀海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

ISBN 7-5008-1718-5

I. 穿… II. 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7228 号

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外大街)

京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1995 年 8 月第一版, 1996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7.125

字数: 430 千字 印数: 6061~11090 册

定价: 19.80 元

人 物 表

军长——L师所在军军长

师长——名陈国栋，L师师长，后任副军长。

何晏——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江涛的密友。

柳道明——L师B团团长。

江涛——L师A团团长，后任师长。

尹国才——A团参谋长。

赵勇——A团副团长。

二营长——A团二营营长。

三营长——A团三营营长。

刘二柱——江涛的警卫员，后牺牲。

张莉——师医院女军医，后牺牲。

肖群——男，战地记者。

白帆——女，战地记者。

刘宗魁——C团副团长，后任团长。

肖斌——C团三营营长。

陈国庆——C团三营教导员，后阵亡。

胡志高——七连连长。

李骛——八连连长。

曹茂然——三营副营长。

魏喜——刘宗魁的警卫员。

徐春兰——刘宗魁的亡妻。

杨旻——陈国庆之妻。

程明——C团三营九连连长。

梁鹏飞——九连指导员。

姜伯玉——九连副连长，后阵亡。

林洪生——九连一排长，后阵亡。

岑浩——九连二排长，后阵亡。

吴彬——九连通信员。

赵健——九连通信员。

司务长——九连司务长，后阵亡。

炊事班长——九连炊事班长，后阵亡。

于得水——炊事班新兵。

竹音——林洪生之妻，后与刘宗魁结婚。

上官峰——九连三排长，后任副连长。

刘有才——九连七班长，后阵亡。

葛文义——八班长，后阵亡。

李乐——九班长，后阵亡。

秦二宝——八班副班长，后阵亡。

赵光明——三排新兵。

赵光亮——三排新兵，赵光明双胞胎弟。

柳溪——上官峰战前的女友。

云霞——上官峰战后的女友，后结婚。

目 次

第一部.....	(1)
第二部.....	(135)
第三部.....	(286)
第四部.....	(465)
尾 声.....	(536)

第一部

道道阳光推开乳汁般浓重的雾气，斜斜地射进来，林间便回响起了音乐：青翠欲滴的春天的新叶是嘹亮峭拔的高音，鲜艳如血的红叶是宽广浑厚的中音，半透明的、薄如金箔的黄叶是悠远深蕴的低音，长短短的树枝是一条条谱线，随着山风的摇曳上下颤跳不已，清晨的音符就如晶莹的露珠，扑簌簌滚落下来。

四月的早上，森林里的一切都是鲜亮明丽的。雾气洁白而纯净；空气如同滤了一样清新；草木的叶片刚刚经历了雾的沐浴，每一片都新生似地润湿可爱；难得的一小块林中空地上，一朵粉白花瓣、鹅黄花蕊的小小的野草花，从散发着深沉醉人的松针气息的落叶层中喜洋洋地挺起，举出高而细的花茎，于周围浓绿的背景下羞涩地展开，花蕊间摇摇晃晃地托出一粒硕大的露珠，一时间竟给这儿添加了一种热烈和梦幻般的情调。

仿佛是为了让这块林中空地的景色和情调更加完美，一束红亮的阳光透过密密层层树叶，舞台追光灯一样照射到空地中央，使这儿的一草一木都突然有了一种深邃的、形而上的激动和灵透，一种对于更美丽更欢乐的事物的焦灼的渴望与期待的氛围。

“咯咯咯——！”先是远远地，林中响起了一串山泉水溅落般

脆亮的笑声，余音在叶隙间袅袅不息，接着又是一串轻快的、越来越远的脚步声。转眼之间，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女人跑进了这片空地，冷丁一下停住，回过头去，机警地朝自己跑来的方向窥视。

这是一个从头到脚洋溢着太多的青春气息、又被清晨林间的新鲜空气充盈得精神焕发的女人。她的身高只有一米六〇左右，下身穿一条制式军裤，上身是一件下摆塞进裤腰的、黄底黑色圆点的便装衬衣，胸前的小翻领开得很低，不仅完全裸露着白皙的脖颈，还影影绰绰地显露出了胸口部位的凹凸曲线。一条窄窄的军用腰带扎出了她那姑娘似苗条轻柔的腰肢，又将少妇才会有的成熟饱满的前胸紧绷绷地鼓出来。她分明在林中奔跑很久了，脚上的一双小号解放鞋两侧粘满了露水和青嫩的草叶。她只顾回首谛听远处响起的另一些动静，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她还刚刚出现在这块林中空地上，那束追光灯一样的阳光就直射到她身上了。于是一刹那间，她的生命仿佛被一道来自上天的光芒照亮了，变得辉煌起来。

她就在这束阳光的照耀下踌躇了一忽儿，好像拿不定主意，是继续跑开呢，还是在附近躲起来，这使我们有可能对她进行一番静止的明细的观察：如果仅从外貌上看，她是很难在世界上那些出类拔萃的美女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她有一张健康的、白嫩的、被汗水在两颊上濡染出两朵朝霞般的红晕的瓜籽脸，但它稍稍长了一点，鼻翼两侧还星星地撒着几粒不大醒目的黄褐色的雀斑；她的眼睛本来就不很大，此时在阳光下细眯着，就愈显得小了；眼睛上方弯弯细细的柳叶眉描得挺生动，可小巧的、有棱角的鼻尖下的嘴唇却涂得太红太阔，给人一种翘出和肿胀的印象。倒是那条由没有烫过的乌发在脑后歪歪扎成的粗粗的短辮，随着肢体和脖颈的灵活转动快速地跳来摆去，别具一番生动和欢快的意趣。——不过上述的一切对她并不重要，重要的和引人注目的是

她此时的表情、目光以及无保留地泄露出的内在的生命热情。年轻女人脸上的表情是纯洁和欢乐的，镜子一样一览无余地映现出她那尚未被人生遭际过分损害的内心风景，她在思维和情感生活方面的简单化倾向，她对人和世事的普遍的善意与信任，同时又白云浮在晴空里一样清楚地暴露出了她对某种现实的单纯的欢乐的渴望，这使她的面部极自然地向外溢出了一层激动、明亮和幸福的光辉；她的目光与她的渴望相一致，它们是明亮的又是大胆的，既火焰燃烧般透出了生命的激情，又闪烁出了一些无知顽童似的肆无忌惮；她生命中的过分的热情更多地是由爱动的躯体的每一次扭转、双脚的每一次跳跃、她方才的笑声和现在的兴奋的喘息毫无掩饰地展现出来的，于是她个性中的最基本特点——天真、生气勃勃、并非对某一固定事物而仅仅是对事物的优美属性存在本身的超常的领悟能力和向往——也一同暴露无遗，它们共同使这个已近而立之年的女人身上奇迹般地保留了许多豆蔻年华的少女才会有的单纯的气息。——热情是女人生命的花朵，一个充满热情的女人即使不美丽，也会被称之为可爱，眼下出现在林中空地上的年轻女人不仅热情，还有着明显的少女情怀，她的可爱甚至于美丽就是无可怀疑的了。

还不仅如此。假若此时她在那束红亮的阳光的照耀下一动不动，我们就有了一幅标准古典美学意味的山林与青春女神的油画。油画深处的绿色越是沉着响亮，女神的生命就越是灿烂美丽。但是她已经从远处林间听到了什么了，灵巧的身子激动地一颤，一闪躲到了空地边缘一棵粗大的马尾松后面。

一串快节奏的脚步声在她跑来的同一方向的林中沉重地响起，伴着草丛被“唿喇喇”踩倒的声音。一个手提汽枪的男人走进这片空地，迷惑地停在女人方才站过的地方，前后左右顾盼着，兴奋又略显不满地压低嗓音，呼喊年轻女人的名字：

“张莉——！张莉——！”

那束刚刚还照耀着年轻女人的红亮的阳光此刻又追光灯一样落到男人身上了。林中空地上又有了一幅画，一幅山林与战神的油画。男人还仅仅是出现在画的中央位置，这片林中空地的情调就起了显著的改变：几分钟前它还完全是热情的，轻飏的，温柔的，此刻却突然融进了一种与之不和谐的坚硬、沉浊与冷峻，连同一点不可捉摸的意味。这是一位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都有资格做为新一代军人的完美形象入画的战地军官，他三十四五岁年纪，身高一米八四，体格魁伟健壮，四肢修长有力，再配上一个肥圆的、转动有力的颈，一只硕大的、刚剃过不久的士兵型光头，一张因长期生活在野外而被紫外线灼出块块暗褐色疤痕的古铜色方脸，两只藏在坚硬眉骨下的鹰隼般锐利的眼睛，整体地给人一种孔武有力、气宇轩昂、自视不凡的深刻印象。他的着装也与普通军官不同：上身穿一件虽不符合条令要求却十分合体的夹克式迷彩上衣，颈下翻领处有团团黑硬的胸毛探出来；下身是一条布面微微泛白的将军呢骑马裤，式样之古旧让人不由自主地会猜到主人可能具有的那种特殊的家庭出身；他的脚下是一双地道的步兵防刺鞋，又使人不能忽视他做为一名步兵军官还具有令自己为之骄傲的实战阅历和经验；他的腰间是一条外国电影中西方军官常系的、周遭嵌满锃亮的手枪子弹的皮带，一枝插在软麂皮枪套里的小巧玲珑的手枪斜坠在右臀峰上方——这一身看似胡乱拼凑的装束的效果是奇妙的，它们不仅帮他整体地完成了一种威猛强悍的仪表，还在它之上赋予了他一种仿佛并非刻意追求的风流倜傥。现在再加上那一束来自上天的阳光的照耀，这位战地军官的形象就几乎是完美无瑕的了。

像许多形象感很强的部队指挥员一样，此刻哪怕他孤身独处在隐秘的林间，身体仍不自觉地、略带夸张意味地挺直着，似乎仍被无数双士兵的尊敬的目光观瞻着。但显然是因为方才那个女人，他的面孔已渐渐被躯体内高涨起来的兴奋染红，一双虎视眈

眈的眼睛异常明亮而有生气，眉宇间却保留着几分旧有的矜持。矜持也是他性格的一部分，虽然此时它没有超过或压倒内心的兴奋。于是这一瞬间，他便不经意地暴露出了在自己生命中潜藏得很深的、并没有被意识到的、与他执意追求的庄重、威猛、成熟的形象不和谐的几分轻佻、脆弱和对人生的游戏态度。

年轻女人只让他在那束阳光下迷惑了半分钟，就猛地从背后扑过来，死死地用胳膊缠住了他的脖颈。

“张莉，是你——！”男人丢下手中的汽枪，笑着，情不自禁地用粗壮的双臂将年轻女人从背后拉到胸前，面部立即变得容光焕发。“瞧你这个人，到处乱跑！”他用那种爱怜的、责备的语气对她说道，“一早上你只是往林子深处跑，到底打到什么啦？”

“我打到了一个团长！”女人说，目光陡然明亮了，从下往上忘情地仰视着自己心中的偶像。

“张莉，说不准我真会爱上你的！”男人深深地望着她，叹息一声，道。

那束追光灯似的阳光现在斜斜地投射在这两个人的生命中了。这也是一幅画，一幅战神和青春女神热烈地而又是奇怪地爱恋着的油画。它们一个代表死，一个代表生，但在如此充满勃勃生机的墨绿色的林间，伴着松针和野花的馥郁的香气，为上天的红亮的光辉照耀着，它仍然具有着一种令人惊叹的瑰丽。

二

A团参谋长尹国才高高地站在指挥帐篷前一块突出的岩石上，双手举起望远镜，朝北方山下的急造公路上搜索。尹国才三十岁上下，身高只有一米六〇，肢体的每一部分都是小号的，但它们之间相互搭配得那么紧凑、和谐，人们不仅不会认为他体型瘦小，反而会觉得他长得俊秀精干。他的脸至今仍是娃娃型的，圆

圆胖胖，周遭有一圈柔和的轮廓线，五官不大却彼此分明，严格合乎最佳比例，仿佛个个都经过了能工巧匠的精琢细磨。尹国才脸上的表情经常是明朗热情的，略带一点幽默与俏皮，腮窝里两个女人似的酒窝像两口储满快活的湖，随时准备在适当的时刻向四外漫开去。他的眼睛里灌满了灵气，似乎只要眼珠一转，就会有一个新鲜的主意闪现出来。而且，一旦他对你开口说话，还会很快让你生出一种错误的印象：说话是件多么容易的事情啊！阅历不丰富的人听尹国才讲话，不小心就会认为他无疑具有雄辩的天赋；见多识广的人听尹国才说话，也会马上想道：此人所以要对你眉飞色舞，口若悬河，并非真想让你相信这些话，而只是想以此赢得你的好感，让你明白做为一名步兵军官他是优秀的，见闻广博的，如此不知不觉地你就能忘掉他身材矮小这个事实。尹国才还是好动的，即便他安静地站在那里，体态和神情也给人一种马上就要起跑或跳跃的感觉。如果据此你认为他是一个滑稽可笑、形象感不强的人，那就错了，事实上他的形象感丝毫不比自己的团长差，遗憾的是它目前还处在较低的、热衷于在陌生人面前满足自己旺盛的表现欲的水平。和尹国才相处是愉快的，哪怕是最苛刻的人，和他生活在一起，听他讲着，快活地笑着，手急眼快地处理着团参谋长的公务，也会于不知不觉中得出一个对他有利的结论：这个人虽然有一些弱点，但仍不失为一个热情、聪慧、机灵、浑身上下充满生命活力、绝对能把本职工作干得呱呱叫的人。

现在，他到底在山下发现了什么，放下望远镜，回过头，脸上现出一点少有的惊慌，急急地对身后的刘二柱说：

“二柱，快快！快去找团长！就说军长来了！”

刘二柱动了动，又站住了，嘴噘起来，脸上现出为难的表情。从体型上看，这个年方二十岁的警卫员恰好同尹国才构成强烈的反差与对照。如果可以把尹国才看成一个小巧的、经过艺术家精

雕细刻的作品，刘二柱就是一个出自某位崇尚原始艺术的雕刻家之手的、粗放而笨重的、缺少了耐心刻镌的作品。刘二柱的身板、胳膊腿以至于脸盘和五官都出奇地大，大与大之间并不谐调，互相冲突，整体上给人一种厚重、结实而有力的印象。刘二柱原来并不在团部给团长当警卫员，他是战前才从连队调来的，原因是他枪打得准，身大力不亏，到战场上能背得动负了伤的首长。看他并没马上执行自己的命令，尹国才更急了，厉声道：

“二柱，你怎么了？快去快去！”

“团长……谁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他不让我跟着！”憋了半天，刘二柱才将一句话嘟哝出来，同时还朝指挥帐篷背后那广大一片热带雨林为难地看了一眼。

尹国才也下意识地朝那浩瀚的林间望了一望。红黄的阳光和乳白的晨雾还在林子里拥挤着，缭绕着，翻腾不息，搅汇成混沌迷茫的一片。一声声鸟叫清脆地响在阳光和雾气深处。平日最有主意的他今天却没了主意，只得对刘二柱发起火来：

“叫你去找，你就去找！……快去，找不回团长我撤了你！”

刘二柱赌气瞪了他一眼，心想我是个兵，你撤我什么？撤了我还是个兵！我压根儿就不想到团部来侍候你们！但还是转身向指挥帐篷后的林子里跑去了。

尹国才回过头，继续用望远镜朝山下望。时间每过去一分钟，他脸上的紧张神情就加重一分。

两辆蒙着迷彩伪装网的越野吉普车在山下急造公路上疾驶了十几分钟，转了三道弯，又被一大团从谷底缓缓上升的浓雾吞没了。等它们再次出现在望远镜里，距离猫儿岭反斜面半腰中的A团前沿指挥所只有百米之遥了。

尹国才回头朝指挥帐篷后的林子里再瞅一眼，眉际闪过一丝绝望的表情，随即便消逝了。事到如今，他倒不慌了，脑瓜里还迅速闪过一个“现在就看我如何表演了”的愉快念头，一边从岩

石上跳下来，整整军帽和腰带，赶到营地中央的空场地上，迎接越来越近的吉普车。

营地的南侧是一面陡直的绝壁，下面是一块篮球场大小的斜坡。斜坡的两侧扎着 A 团前沿指挥所的四五顶帐篷。两辆吉普车一前一后驶进帐篷中间，停了下来。

从第一辆车里走下了军长。

从第二辆车里走下了师长。

然后分别从两辆车里走下了军司令部作战处的何副处长、师里的一位作战参谋、军长和师长的四个身材高大、荷枪实弹的警卫兵。

军长的车还没驶进营地，他就是这儿的中心人物了；等他下了车，营地里的一切——人、声音、脚步、目光——便一概以他的存在为存在，气氛也以他的神情目光的变化为变化了。军长是个六十多岁的干瘦老头儿，身材本来是高大的，现在却枯缩了，一套三号军服穿上去还显得空空荡荡。他戴一顶软软的军帽，鬓边醒目地露出雪似的白发。他的眼皮松弛多褶，低低地垂下来，当他注视你的时候，你会意识到，他的目光依然是犀利的和莫测高深的。军长手中拄着一根细长的藤条拐棍，下车后他先将 A 团野战指挥所的营地打量了一番，这时肃立在空地边缘的人们惊讶地注意到，军长眉间隐藏着愠意。不止一个人马上想道：那场业已迫上眉睫的战争在军长心里形成的压力之巨大，是自己想象不到的。

站在军长身旁的师长是个身高体壮的胖子，五十多岁，秃顶，两腮吹气一样向外鼓胀，喷火似地红润，神情威严，目光锐利，只是过分腆起的肚子给了他一些臃肿和老态。师长下车前好像就对什么事不满，下车后刚刚随军长用内行的、居高临下的目光将这块营地扫视一遍，蕴藏在眉眼间的不快就愈发显著了。

同军长师长不同，军作战处副处长何晏是一个堪做美男标本

的人：他身高一米八〇，胖瘦适中，挺拔匀称，长着一张俊美的、保养得很好的脸；哪怕是在一向潮湿多雨的战场上，身上的一套军装也是崭新的，一尘不染的，脚下那双棕黄色牛皮鞋的鞋面锃光瓦亮，鞋底似乎还是下车后刚刚沾了一点湿土，那双于小腹前搂着一只公文包的手上，居然还戴着洁白的手套。此时他笔挺地站在军长和师长身后，神态宁静、安详、超脱，似乎要说：哪怕是在这两军对峙的前沿，我仍然是优雅的，漂亮的，与所有人不同的。我就是我……

这一行人下车后刚刚站稳，尹国才就定了定神，向军长快步跑去，双脚“啪”地一个立定，举手敬礼，响亮地喊道：

“报告军长，A团参谋长尹国才向你报告：我团目前正在进行战前准备。请首长指示！”

“唔。”

军长鼻孔里哼了一声，抬起眼皮瞅了他一眼，并没有还礼。老头儿显然认不清站在自己面前的人是谁。

师长是认识尹国才的，可他关心的却是另一个人。师长第二次朝营地内打量了一个遍，粗重的眉毛诧异地扬起来，大声问：

“你们团长呢？”

如果尹国才在这种情势下会心生慌乱，他就不是尹国才了。他将原来就立定的双脚又“啪”地一碰，半面向左转向师长，眼睛一眨也没眨，仍用底气很足的嗓音高声回答道：

“报告师长：江团长去处理一点公务，马上就回来！”

师长严厉地盯他一眼。显然，他对尹国才的回答既不满意，也不相信。

“他去处理什么公务？……明天就要打仗了，谁批准他随便离开指挥位置的？！”师长大着嗓门说道，心中原有的不满化成清晰的愤怒，在声音里表现出来。

A团参谋长一分钟也没有迟疑，他面不改色，当即回答了师

长的诘问：

“报告首长，团长并不知道首长要来视察。他只是暂时离开一下，处理完那件公务，马上就会回来！”——灵机一动，他就转移了话题——“请首长们进帐篷休息！”

那一点诧异和怒意一起原封不动地留在师长脸上了。他是准备向尹国才手指的指挥帐篷走去的，并且已经朝前迈了一步，但也就在这时，他意识到军长并没有听从 A 团参谋长安排的意思——军长好像根本没有听到他与尹国才的谈话，老头儿双手将藤条拐棍拄在小腹前，做出一副就这样等下去的架式，一边眯细眼睛，冷漠地眺望着南方蓝天下高耸入云的公母山诸峰。——一种找不到位置的尴尬感觉猛地涌上师长心头，他重新站住了，脸色也更难看了。

尹国才的神情有些发怔。出现眼下这种局面是他没料到的。方才他几乎认为自己已巧妙地将两位首长的注意力从团长身上引开了，此刻才发觉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两位首长一动不动地站在帐篷外面，他也只好僵直地立在那儿陪他们了。

营地里静极了。尹国才又听到了从指挥帐篷后林子里传来的清脆婉丽的鸟叫声，他发觉自己的脑门上开始出汗。

十分钟过去了。

营地里的气氛不仅没有缓和，相反却更加紧张了。军长望着迤迤在南方蓝天下的公母山群峰，目光变得痛苦起来。

又过了十分钟，从指挥帐篷后面的林子里，才匆匆走出了三个人。

刘二柱肩扛两枝汽枪，汗淋淋地走在前头；

他的左侧，稍后一点，是因为过多呼吸了清晨新鲜空气的而红光满面的江涛；

右侧稍远一点，闪出了营地里唯一一位女性那招惹人目光的

身影。

猛地看到营地中央定格似地站立着的一群人，他们同时一惊，停住了脚步。

营地里许多人的呼吸都骤然急促起来。那个年轻可爱的女军医同江涛一起出现在林边，让每个人都立即想到了什么，面部毫无例外地现出一种不自然的、紧张的和僵硬的表情。

军长最后望见他们。老头儿慢慢挪动着双脚中间的藤条拐棍，转过身子，久久地瞅着林边的三个人，目光若有所思，仿佛要从他们身上看出一个谜底。

师长第一眼看到林子边的景象，脸上就有了那种勃然大怒的红潮。他仿佛就要脱口而出：我早就知道他去处理什么“公务”了！这就是他去处理的“公务”！

尹国才意识到今天自己心里真有点慌了。他的目光飞快地在军长、师长、团长的脸上扫来扫去，觉得再过一秒钟，军长或者师长就要冲江涛发火了！不，军长和师长一旦要发火，他这个当面对首长撒谎的家伙也一定躲不过一场难堪！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他大吃一惊：江涛迎着军长的目光，像是意识到了什么，突然很自然地、一点也不做作地咧开嘴笑了。他在林边只停了一下，便快步走向军长，又没走得太近，远远地立定，双脚后跟一碰，因为没戴军帽，仅做了一个两手中指紧贴裤缝的动作，随便而又不失英武地向老头儿行了个注目礼，喊：

“军长——！”

指挥帐篷背后的林子里，一只鸟儿突然不失时机地、久久地叫起来。

不知是因为鸟叫，还是因为江涛方才那满不在乎地一笑，人们悄悄注意到，军长明亮的目光平和了一些。

师长本来是要冲江涛发火的，但军长没有发火，自己的一团火就只好憋在肚子里。然而他脸上的那种愤怒的和厌恶的神情却